

台灣神像藝術

藝術家叢刊⑱

劉文三 著





鹿耳門開基天后宮早期媽祖神像

台灣神像藝術

藝術家叢刊 (18)

劉文三著



關帝爺彫像

木彫神像. From the collection of Neal Donnelly



台灣神像藝術

目錄

一、自序	頁次
二、導論一：台灣民間祀神的信仰背景	28
三、導論二：台灣神像的雕造	14
四、神像藝術：	6
①開台聖王——鄭成功	37
②土地之神——土地公	47
③慈悲為懷的——觀世音菩薩	57
④中壇元帥——哪吒太子	65
⑤達摩祖師	69
⑥司廚灶的——灶神	75
⑦掌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	81
⑧天上聖母——媽祖	85
⑨產育之神——註生娘娘	95
⑩道教的教宗——張天師	103
⑪司掌陰陽兩界的——城隍爺	121
⑫天公——玉皇上帝	127
⑬太上老君	131
⑭精通醫術的——保生大帝	139
⑮足踏龜蛇的——玄天上帝	143
⑯仙公——孚佑帝君	117
⑰一脚打坐的——廣澤尊王	109





- 18 獨佔鰲頭的——魁星爺
- 19 五福大帝
- 20 海洋之神——水仙尊王
- 21 三山之神——三山國王
- 22 墨臉落鼻的——清水祖師
- 23 仁義禮智信的——關帝爺
- 24 千歲爺、府千歲的——王爺
- 25 韓愈——韓文公
- 26 呼風喚雨的——風神、雷公、電母
- 27 照顧孩童的——七娘媽
- 28 五穀之王——神農大帝
- 29 孫悟空——齊天大聖爺
- 30 開化漳州的——開漳聖王
- 五 本書重要參考文獻
- 六 作者簡介
- 七 本書英文摘要
- 八 唐能理先生英文序
- 九 焦大衛先生英文序
- 十 穆海飛先生英文序
- 十一 本書英文目錄

235 231 233 234 229 226 224 221 215 211 205 199 195 185 171 167 181 153 157 147





神農大帝 唐能理先生藏

From the collection of Neal Donnelly

「台灣神像藝術」自序



灶神



我的母親是位虔誠的拜神信徒，從我的記憶裏開始，她引導着我們家人，執香膜拜，祈神佑護的虔誠神態，一直使我難以忘懷。從小我就在充滿道教，更確切地說，應該是道佛綜合的信仰家庭中長大，尤其是在我童年的鄉下時，家父為日軍征調到海南島，生死不明，我們一家六口，又陷在盟機的猛烈轟炸下，家母晨昏燒香求神的身影，總給我冥冥中，存在着被佑護的安全感。或許是窮苦的人家，對神的期盼與執着更為殷切的緣故，從小我就對神存有着極敬畏的信服心情。現在想來，或許那是母親的感染力，也是母愛在艱困環境中所傾注而出的光輝，無數日子裏，她白天拼命的工作，換取我們糊口之飽，夜晚躲在冷濕而又黑漆的防空洞裏，嘴中呼喚着她所有能唸出的神，似乎是點名式的——請到。這種情形，在我小的記憶裏，我們村子裏的人們，幾乎都有這相同的祈求信仰。於是，我們聽說原該落在我村子裏的砲彈，被擋到村外的魚塘裏去了，全村的人之更加虔誠燒香，可想而知。戰時的燈火管制下，我們燒香還必須在不涉及公共安全中暗地裏進行。家母確信神力是無微不至的，我們從沒有做過缺德的壞事，神是會知道來保佑我們的，這種信心，

合供轉對聖帝

迄今，家母依然堅信不移。

我家母最崇奉的神是觀音菩薩和大道公。當然，對自己的卑微，家母是不敢驚動天公祖（玉皇大帝）的了，除非，是更危急當中。我的家鄉學甲有一座歷史很久，香火很盛的大道公廟，每年他的誕辰日，遶境巡視的行列總是連綿數公里，家家戶戶，不分男女老少，那些日子裏，均完全溶滙在狂熱的慶典活動裏。我的家鄉附近還有一座全島聞名的南鯤鯓五府千歲廟，家母也每年帶我們僱牛車到那兒去膜拜。尤其是家中有人身體微恙，家母就着急的找醫生，煎草藥，求神問籤。童年以及日後的家庭環境，使我的腦海裏，神的影像一直牽繞着，忽隱忽現。

全臺灣的寺廟，現在約有四千六百多座，臺灣的民間祀神祭拜，除了寺廟，家中也都安置有神案，供奉家中的守護神，多數的信徒都有着家母般的祀神經驗。神教的崇信，是臺灣民間的普遍現象。自然也是臺灣開拓史中，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一直扮演重要份量的因素。假如說家族、種族的血緣感情，是結合社會的自然力；那麼在臺灣，對於神教的普遍信仰所產生的社會結構與生活信念，則更是根深蒂固的自然力，這是很特殊的現象。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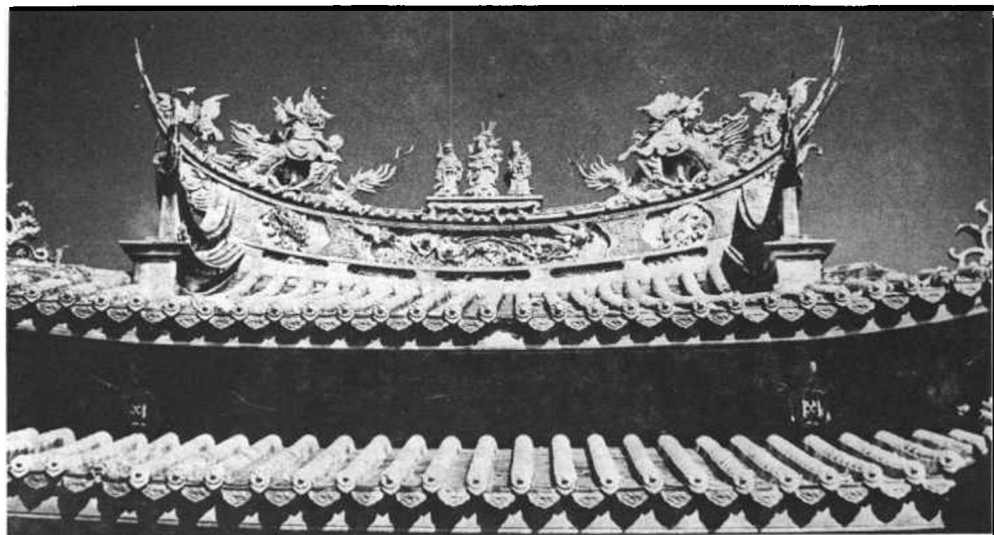
臺灣的神教信仰一直沒有組成有力的組織團體，沒有居中策劃領導的宗教領袖，自然也沒有信仰的教義與形式化的常規祭儀。它是道教與佛教的信念，經由傳統社會的生活印證與體驗，而逐漸發展成的一種生活的信念與行為現象。它不是個人的信仰問題，它是傳統家族歷代傳襲而來，也是家族的村落，甚至是整個民間的社會，傳統性的整個信仰發展。因此，從生活的文化本質來看，臺灣民間的神教信仰活動，所涵蓋的意義，可以說是屬於整個生活的習俗與社會化的行為趨向。抽離了神教的信仰理念，而能瞭解臺灣民間的生活面，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如此緊密的貼切在民間的生活層次裏。

然而，這種隨着歷史的傳統社會而發展的民間神教信仰理念，並非是牢不可破的一成不變。習俗是社會生活的自然產物，民間的神教生活成為習俗的因素，也在於它內在的自然聚合力，但是生活的客觀條件改變了，或是生活的人，其主觀的意識改變了，神教的信念，在社會或生活的型態改變後，遞減了它那份自然的膠着力時。假如，它仍要能隨着社會與生活的發展，而具有堅韌的習俗與社會行為作用時

，則必須發揮它內在的潛力，調節適應於改變中的社會生活，否則，習俗的神教，則將逐漸像脫下的不合身的舊衣被遺棄了。

就整個我國的民間宗教文化歷史來看，臺灣的神教所具有的我國傳統文化特色，是非常的濃厚。事實上，臺灣的民間信仰理念，就是我國華南沿海一帶的信仰移植，其間並無多大的差異。因此，假如說，今日臺灣的民間神教信仰，發生了社會與生活的適應困難，則很明白的，那不是臺灣一個地區的問題，也將是我國未來的宗教信仰，或是整個民間文化的基礎問題。

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國的憲法中明文規定。政府於民間的宗教行為，一向採取不干預的政策。那也就是令其自生自滅的漠視態度，除非發生了危害政治結構或社會公共安全。因此，對於像臺灣民間，擁有多數信徒的，這種完全藉信徒的自然信奉力的神教信仰，在它附屬的農業社會已改變成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低水準的生活條件已改變成溫飽富裕的物質社會，新生代的學識教育普遍提高，而人們的生活工作秩序又完全改變的情況下，民間憑藉神教觀念建立的生活秩序、社會倫理



、道德行為……均將崩潰。想來，這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不是信仰自由的問題。

爲什麼不能從較理性的觀點，來正視我們的父母輩們，也是現在在民間仍擁有多數信仰行爲的神教，予以較合理的闡揚，使其信仰習俗的民間文化，注入較具活力的生命力，令這深富我國文化民間生活型態的信仰活動，在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信仰是精神力的依附，對於迷信的觀念或行爲，我的個性是深惡痛絕。我不迷信神力，同樣我也不迷信任何神化的觀念與理論，基於人與人間的社會和諧與相愛的生活秩序，傳統民間的信仰文化，我總感覺它仍有溫暖彼此心靈，締造現代社會人們精神生活的作用，尤其是具有倫理性社會的我國傳統文化，可滋潤現代社會的結構。

這本書，我不在探討現實社會中神教的信仰困境，例如廟祝的新陳代謝，寺廟的民間組織與管理，神道思想的現代解釋，道士與法師在信仰中所應扮演的角色，神教色彩濃厚的民間遊藝團體的振興，神教精神與現代生活的結合……等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懷。

而我，由於這十多年來，在臺灣民間生活的探討興趣上，使我對所謂「沉默多數

」的羣衆生活，有較入微的觀察；生活的映象看來是單純的，事實上，在它的內裏，却有着那麼多有趣的脈絡相互交盤而呼應一起。在我出版「臺灣宗教藝術」、「臺灣早期民藝」兩書後，比以前更多的脈絡，更激奮我要不停的再去工作。因此，我着手寫這本書，把在我童年腦海裏浮顯的神像，以較美感的視覺來透視它。我是學美術的，我喜愛我國歷史上有成就的美術作品，尤其是與民俗生活有關的文物造型與功能，然而，我終於發覺這些出諸於文人心思與手下的美術，在表現「人」的意義上，較乏感人的傑作。尤其表現中國社會的中國人物。這一點也是使我振奮於臺灣神像的「人」物造型；在表達「人」物內涵、精神、性格的造型上，有如此豐富變化的刻劃。

我想瞭解這些神像，到底是依據什麼來雕刻它的形像。由於，神並非人，可以素描或寫實的描繪。因此，在我不斷的探究與瞭解後，原來神像的神，都有一段它的背景，也是顯現它「神威」的過程經歷，根據這些傳說、記載；神成爲人們祭祀崇奉的神，神像就是該神的身軀，神的靈魂寓居的軀體，同一位神，可以有很多的神像，因爲神，是無邊的，它有神力可以分

離它自己的靈魂，駐守在它的神像中，爲各地區的信徒做護佑的神職。

這本書寫的便是臺灣民間祀奉的神當中，較爲普遍祭祀的三十種神的神像。有些有趣的事時常發生，例如臺灣各地區的神廟有那麼多，每座廟祭祀的神像也都有十幾尊以上，常常信徒們在神前虔誠的燒香膜拜，到頭來，也不知道自己拜的是什麼神，或它到底如何成神，由於老一輩的人逐漸過世，現在，有些連看廟的廟祝自己也搞不清楚。因此，我想，這本書或許可以幫助信徒們，瞭解他們祭祀的神，到底是什麼神，它何以成爲神。

對神，我從小由敬畏而逐漸覺得有份親切感，在我這四十多年的生涯中，尤其我從事民間生活藝術的田野調查研究以來，我接近到那麼多慈祥而和藹的老者，我在他（她）們的身上、靈魂裏，我都感覺到神的優美與愛。不管它是什麼神，我都好像覺得我是神的朋友，就如同我是臺灣民間的朋友一般，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我充滿自在、活力，充滿對人類的愛與工作的熱忱，這是很奇怪的感覺，惟一不同的是神存在於我自己的感覺裏，我自己的家中，收集有百多尊不同的神像，我凝視着它們時，我沒有神的感覺，我只覺得那是



台灣民間普遍祭祀的觀世音菩薩

很優美的藝術品，它的形象透視給我的美的造型與享受。但是，在我疲乏時，在我對我自己有着懷疑或矛盾的衝突不安時，這些神像的美感，却幻化成一種關懷的撫慰，神像透射給我的是一種友誼，使我不再無依無助。我必須說明的是，我這些神像，大多是已辭退了神靈的木頭而已。這些木頭神像是已成殘肢斷臂，甚至已部

分腐朽了，我想了很久，我才似乎瞭解過來，它給我的或許是雕塑師的專注精神，或許是它經由雕塑師的心思而顯現的巧思表現。

神是人創造出來的，沒有人，神也是虛無漂渺的，我這樣想。因此，神來自人們自我的感覺，我發覺神不僅在那木頭的神像裏，它甚至在我生活的所見裏；土能

長出五谷、長出翠綠的生命，同樣，土能成爲建材，生活用的陶器，其他的也是一樣，我在各地的土地中，感覺到土地的偉大生命，澎湖羣島的土給我的感受不同於橫貫公路上的，臺灣所見的，也不同於在美國大峽谷所見的。這世界假如沒有神，土地的分佈構成是如何來的，這世界假如沒有神，人的面貌與才智、人的社會愛心又如何形成的。

然而，神是虛無的，它具有的神秘感永遠超乎於人，它只在冥冥中，你能感覺到它時，它來到你的心中。我無意在此表達我對生活的信念。但是，我也不希望，我的書被誤爲是對神的盲目迷戀。神有它的「神」權，就如人有人的尊嚴，人與人間能相互溝通，而互相友愛，人與神的關係也是如此，神來自人們的意念，但那不是自私的慾念，神來自人們的塑造，但那是依「人」的形象來塑造，所以，神是活在不自私的人的心中，我是這樣的感覺。

這種感覺最確切的理由，應該是來自我生活的文化薰陶裏。我國歷經數千年來，在民間的社會生活裏，不是一種叫天人合一的思想嗎？這個天在我的解釋裏，是大自然的神。它可以在宇宙中的星球之間——這發展成星相學。它可以在大自然

的任何物體裏——這發展成人類利用自然的資源以營生，利用有效的天然物以醫病。它可以在人類自我與社會團體中——這發展成血緣的家族倫理，社會道德秩序。它可以在您個人的生活運作裏——因此發展成命運學。天的神或許是只有一個，但它可以幻化成不同性格，不同面貌的神，來向人們表示友愛與關懷。事實上，天人合一的真實意義，在於兩者間的融洽交流，神有人的相貌性格，人有成神的道德昇華，兩者之間，並沒有形式上的區別。做爲一個有這份文化內涵的人，對神並不排斥，而且是自然的流露出感情，吸吸相引。

這本書所介紹的神，都將給您有這份體認，從我們的祖先對神的傳說背景中，您會發覺原來神只是那麼一回事。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神本身的存在是看不見的。就是說它是不佔有這空間的，神也不希望它所顯現的「神力」，被您發覺的。我不相信神蹟，也不信巫術。假如，我感覺到神的存在，那麼它只有在我們能以友善的心關懷它時，任何祈求神顯露它的力量來幫助你的人，都會感覺到失望，它是不被賄賂，不被利用。神只有在您有真誠的心意來善待你自己時，神才靜悄悄地讓你感

覺到它在您的心中。因此，我說過，神是飄渺虛無的，更確切地說是飄忽不定的，但它有它的力量，可以涵蓋我們。

那麼，這些具備所謂神的像貌之雕刻物，算什麼呢？這好像我們對我們死去的親人的遺物，它使我們懷念起那些跟我們心連着心的感情與關懷。我們掃墓，我們祭祖先的神位，我們建立無名英雄墓，甚至我們見一塊打着十的木頭，所給予我們內心喚起的感覺是什麼？神像或只是能讓我，更真實的看到自己的心境起伏的目標，因爲它刻得多麼像我們生活圈內的親友。假如，您對自己的祖先一無所知，您面對它的神位或遺像，也一樣毫無所感。假如，您對神毫無親切感，您面對神像祭拜，也一樣是愚昧的行爲。

也許，您不相信，人創造了神，賦予神的各種像貌與解釋，到頭來，是神創了人，賦予人各種能力，去展現神賦予人的生命。我們看到日落日昇，萬物枯榮，也看到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生命的旅程，含着各種不同的驗證，所謂逢凶化吉，所謂禍不單行，我們都只看到外象的順逆，却沒注意到，在我們自己生命的內裏，有一種對自己生命把持的內力。假如，有神的存在，這完全是人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

，把這份內力透射出來，生命與生命和諧相處，人與人際間如此，人與天地間也如此。外象是可視的變化，內在的神，還是一致的。

因此，神像的外象是可視的，它的神是歷經數百年，甚至是數千年，或且更早的時候，就與人的心靈互通的，人才崇信它，向它示愛——也表現人在浩劫、挫敗與空虛中仍對生命信心十足，在富足、快樂

，充實中對生命的滿足與感激。不管已經或且將要歷經多少年代，我都確信這一體的生命流貫，是依然存在的。

我們欣賞八大山人的國畫，我們發現它的畫裏多麼有神韻，我們欣賞梵谷的油畫，我們感覺到他的生命在蠕動。我應邀到美國訪問時，也見到印第安人的神偶，西班牙教堂裏的神偶以及非洲博物館裏的神偶。信仰的本身都有他們的生活意義，然

台灣民間信徒手執燃香的虔誠情況

而，因為我是臺灣人，我在這兒的神教信仰中長大，我感覺神像的造形，在我的生活理念中，它給我的感覺最為親切，雖然所有這些雕造神像的師父，都是叫不出名字來的藝術家，但是在雕刻的工作本身，他們如同藝術家在製作他們的作品一般，表現了他自己的生命能耐，賦予神像以藝術美的神韻，使神像的本身即透露出雕像者生命的表現美感。假如，果真如我說的生命的本質是一體的，那麼，神像何嘗不是一件有生命感的藝術品，假如，果真神的靈能分駐在各神像的內裏，那麼神像本身，必定也跟人一樣，有它自我的「神」格，方始能與人的靈，相互移情。

這本書的完成，我特別要感激那麼多的神像雕造師的指導與說明，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對神像的個別造形，也不可能有所詳盡的瞭解。我也要感謝藝術家雜誌社發行人何政廣先生，沒有他提供該雜誌的版面，每期連載刊登的鼓勵以及現在幫我出書，這本書也不知能不能問世。當然，我也得感謝書中的諸位神，在我工作中，給予我從調查、訪問、整理、分析、研究的過程中，獲得快樂的信心。我希望所有讀這本書的讀者，都能受到神的護佑。

六十九年三月初寫於臺南

導論一

台灣民間祀神的信仰背景

明朝末年，大陸東南沿海各省，屢有旱災，且倭寇騷擾甚烈，居民生活極苦，閩粵諸地居民，始有不斷跨海移民來臺，墾荒拓地，開始其個人家族生命的延續，同時，也為臺灣的開發史，掘開史頁。

臺灣地處大陸東南海外的島嶼，間隔臺灣海峽。自廈門順風乘帆船到澎湖，再抵臺南的鹿耳門，須經四天四夜。他們抱着求生的意志，衝過隨時可葬身海底的危險，陸續移民來臺。當時，臺灣確是一個沒有開發的處女地，除了沿河川棲居的少數平埔族外，臺灣畢竟還是神秘的原始地方。臺灣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山，有山就有河川，而河川短促，不利航運，且砂石淤積

。並時有驟風雨，尤以梅雨季，一連月餘，雨不停。氣候酷熱，雨多而又排水不良，必有水災，水災必傷人畜與農作物。地濕而又熱時，病疫必定傳染流行。這種地理背景，對早期的移民來說，終究是不可思議的神秘災禍。

然而，我們可以體會到所謂移民開荒精神，他們離鄉背井，攜眷孤注一擲的意志，尤以堅忍苦幹、綿延後代的那份「輸人不輸陣」的民族性。使他們開始摸索如何與環境調和，如何在挫敗與死亡中，獲取生存的條件。

胼手胝荒 胼足拓地
土地公啣！佑我有豐收

在荷蘭人據臺期間，多數移居來臺者，均與平埔族租荒地墾植，然後年繳糧租給平埔族，平埔族則繳給荷蘭人。鄭成功來臺後，屯兵寓農，設有「王田」免租，而大戶人家改向官府承租土地，再放租給佃農，普通農民只能租地為耕，直到光復前的幾百年期間，大都如此，這可從大批民

土地之神——土地公神像



間地租契書的發現，得到證實。這說明了臺灣早期居民多數以農爲生，而且是租地耕作的佃農。

到底在清初以前，臺灣住有多少平埔族與高山族等原住民，無資料可尋，然他們在河流地區、丘陵地與海邊散居，則爲事實。出土的石斧、石器或石製網墜、陶片等的發現，證明他們的簡陋農耕、捕魚與獵牧的混合生活方式。現在，我們若從臺灣的河川與鄉村史料，或且依然可以發現他們散居的區域，其大要如下：林邊溪（

林邊）、東港邊（萬丹、麟洛、內埔、潮州等）、高屏溪（大樹、里港等）、典寶溪（橋頭）、竹子口溪（岡山、燕巢）、二層溪（茄荖、湖內、大湖等）、鹽水溪（永康、新化）、曾文溪（七股、西港、麻豆、善化等）、將軍溪（佳里、瀾汪、將軍、北門）、急水溪（柳營、重溪、東山）、白水溪（白河、仙草）、八掌溪（義竹、鹽水、太保）、牛欄溪（東石、朴子）、北港溪（北港）、虎尾溪（虎尾）、濁水溪（員林、西螺、北斗）、大肚溪（彰化、霧峯）、大甲溪（大甲、清水、內埔）、大安溪（苑裏）、後龍溪（後龍、苗栗）、頭前溪（南寮、舊港、新竹、竹

東）、龍街溪（大園、中壢）、南崁溪（竹圍、桃園）、淡水河（淡水、關渡、萬華、新莊、樹林等），那時的臺北盆地，據說還是個大湖呢！平埔族即沿湖散居。

這些地區或許也可以給予我們明白，移居的漢人當時居住耕作的主要區域吧！

他們務農爲生，農作物以稻米、甘蔗、甘藷、雜糧等爲主。農民辛苦獲得的稻米與甘蔗製成的砂糖，成爲臺灣出口的大宗，以換取日用雜貨、木材、紙張、布料等。昔日農租便以稻米之斤數繳納。

在沒有現在的農業科技與施肥方式的早期耕作，就是雨量充裕的年度，也只能一年種一次水稻，其他則種植雜糧，再遇上雨多成水災，稻苗淹死或稻谷長芽，遇上颱風，則稻穗不實，遇上不下雨，則枯萎，而這些天災在臺灣又是年年不可免，農民的收益便相對的減少，然而，糧租却是依然要繳納的（或且可延緩繳納，但總得設法繳納），因而，農人省吃儉用，甚至種稻人不吃稻米，而以雜糧充飢，將積蓄的米谷來償還糧租。在西南沿海地區，土壤貧瘠，作物更不易長成，俗話說：「種蕃薯，收當歸，種甘蔗，收鐵鎚」（意謂種植甘藷，收成的，却有似中藥用的當歸



那麼細小。種植的甘蔗，收成時，却像打鏹的木槌一般，可見農民雖然胼手胝足，辛勞開荒拓地的耕耘種植，但是天災地貧，却是給予農人不盡的挫折與困擾。

然而，他們本着堅忍不屈的民族性，與吃苦耐勞、勤儉奮鬥的毅力，在挫敗與困頓中，依然抱有「種着歹稻喇，望後冬」（今年稻作收成不好，則期望來年有好的收益）的心情，以血以汗，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忍受一切的再努力，再期盼下去。

在這種境況中，人們自然對於超人力的神，產生由衷的祈求，祈求風調雨順，祈求耕耘而播種的農作物，能在土壤裏順利而豐碩的成長，獲得辛苦應有的代價。這種在人力有所不逮的無助求生中，所產生的祀神信仰行為，乃形成民間普遍祭祀與土地、與農作物有關的神來。

與土地有關的神，便是民間祭祀的土地公，也就是福德正神。在我國古代就有天子祭祀地神，以牛、羊、豬三牲為大牢，而諸侯祭祀則以羊、豬二牲為小牢的記載。可見在我國早有對於土地祭拜的信仰。初民意識裏，土地似是大精靈，土壤為其筋肉，山岩為其骨骼，咸認土地的地靈能

生養萬物。所以，在我國開始農耕社會以來，更是視土地為神靈。而臺灣先民，自大陸移居於此，面對荒蕪土地，胼手胝足辛勤開墾種植，內心自然產生祭祀土地的我國傳統俗念，對於土地公，特加寵祀，以護佑耕耘種植的五穀能豐收，因此在臺灣各地，現在依然普遍存有土地公廟，或祭祀土地公神像於其他廟宇中，土地公的祭祀，成為臺灣眾神明中，擁有最為廣多信徒的神。

咸認土地公是管理土地的神，他能使土地生長出作物，也能使作物的發育不良或欠收。因此，在農民採收作物時，總要在農田祭拜一番，豐收固然是感恩謝神，欠收則是祈望來年土地公能降恩下賜，總之，俗信在「田頭田尾土地公」是非祭拜不可的。有的村落，則在郊外，專建有土地公祠，以集村人之香火，共同祭拜。

土地公的神像總是慈祥的老者，富貴而有好德性，他白色的鬚鬚，整齊而優美的垂到胸前，他的臉上露出和藹可親的微笑，身軀由於年老，微微發福外，略帶駝背，他身穿華貴的昔日員外衣袍，頭戴錢帽，手上總是拿着元寶。從他的塑像，可以瞭解人們心目中的土地公，該是位樂善好